

5月19日,是“中国旅游日”;而今天又是“5·20”,一个表白热爱的日子。行走与心灵,观赏与热爱,总是紧密相关的。

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就像史铁生所说,我们只是借助经过的山水走过自己的生命。在路上的旅人,拥有更多彩的人生,也会拥有更多的爱。

## 旅行者的觉悟

□任延红

曾经我自诩是一个热爱行走的人,直至结识了王力丽,她竟全然颠覆了我对于行走的固有认知,也颠覆了我对于热爱的狭隘认知。

长身玉立的力丽姐是一位典型的“大女主”。北方大姐的飒爽在她身上一览无余,每逢相见都元气满满,整个人如同春风中怒放的玉兰花。这种气场,是蕴于内心而又英华发外的。当大多女生习惯性地关注着针头线脑的时候,她的心里都是朝云暮雨、碧海苍梧。

她跨越过大洲大洋,在世界很多闻所未闻的僻静角落,让自己行走在天地间唯一的圆心。途经更多地方,才能拥有“难为水”“不是云”的辽阔心境,才会有野马尘埃、培风图南的彻悟之思。其实她并不追求绝对精致,更希望触摸不同地域的甚至苍凉冷硬的文化原生态。我常想,对于力丽姐而言,也许旅行的意义就在行走本身,正如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感受本身一样,她每一次奔赴都从无犹豫,义无反顾。

好在,她还有细致入微的文字,呈现自己的另一面。比如作品《旖旎深处》,是她在奔忙不停的步履中留下的心之私语,让亲身经历过的这些震撼或悸动,常驻于文字之中,凝聚成极具质感的个性化的生命表达。

换个角度看,这是一个热烈的生命与一个热烈世界的清脆击掌。在我看来,其实《旖旎深处》记载了力丽姐与世界谈一场轰轰烈烈恋爱的过程,也是她讲给世界的,以及世界讲给她的“最美情话”。

一位执着的旅行者,会用脚步丈量世界的广袤,用心灵书写诗意图的篇章。几年来,我和朋友们见证着她的足迹如灵动的音符,跳跃在祖国的山川湖海之间。更是漂洋过海,落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程中。2024年,非洲的七国、北欧的五国,还有迪拜,处处留下她探寻的身影。

旅行者,拥有更大的生命宽度,因而也具有更深的觉悟。作为她的文友兼“驴友”,对此是有感触的。

在四川眉山,她在其间寻得灵感,写下《青神恋歌》,向挚爱的诗人献上最真挚的敬意。鸟镇木心故居前,她静立沉思。《鸟镇:素履之往》从笔尖缓缓流淌,流淌出对心中景仰之人的怀念与追思。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碎叶城遗址,历史的风在废墟间呼啸,她的泪水在风中飘落,《站在碎叶城的遗址上》满载着对诗人命运的慨叹,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。

力丽姐的行走,绝非简单的位移,而是一场灵魂的修行。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中,她收获的是生活之美,是文化的滋养,是心灵的升华。她于山水间聆听自然的教诲,

于古迹中触摸历史的脉络,感受别样的风情。

她在山水世象中得到启迪,也把内心的思考寓于眼前的景物之中,于是具体的景物也有了灵性甚至神性。在作品《剪子巷的泉水》中,朱娘娘的身影在她笔下徘徊,那间小小的铁匠铺,窗台下缤纷绽放的花朵,以及朱娘娘温暖的怀抱,皆是她心灵深处的温柔归巢,“今天,我只关心我的剪子巷,如同海子关心他的德令哈。”

奶奶亲手炸制的小麻叶,那是《肠胃的祖籍》中最难忘的章节。从春天鲜嫩的荠菜,到四季更迭中形态各异的凉拌佳肴,她沉醉于《大地的滋味》,品味着生活最本真的醇厚。漫步在南山的蜿蜒小径,《岁月中的车轮滚滚》,父母的音容笑貌,如影随形。那些与父母、姐姐们一同出游的时光,如同璀璨星辰镶嵌在她幸福的苍穹之上,熠熠生辉。

在《初见南极》中,她写出了自己内心的奇妙旅程,“素颜对素心,体验内心清净的丰盈和自在。”那片冰雪的净土,“是睡着的,也是清醒的,盛夏的冰会燃烧,寂寞的雪会尖叫……”对南极科考人员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,为他们的无私奉献深深触动,“深切地感知到,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,人类必须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,学会控制欲望,要懂得‘知止’,珍惜、爱护、敬畏大自然。”所以她发出了这样的感叹:为了保护南极,人们不要轻易去打搅和扰乱它……我还想再去南极,但我决定以后不再去了。

观人间一方,悟人世一场。王力丽在行走的觉悟中,不断构建属于自己的理想国,身体力行地“圆一个梦——读天下书,观好山水”。她为我们树立了一种理想的生活范本:在忙碌的尘世中,为自己留一方诗意的栖息地,在行走中感悟,在感悟中成长,让生命在这广袤的世界中绽放出独有的光彩。

著名作家张炜这样评价她:“王力丽的一支笔跟随她游历四方,书斑斓色彩,记万千感慨。她勤于读敏于思,是一位不倦的行吟者。从南极到北疆,从大河到柳泉,都留下了文墨印迹。这些记录,被她编成了一叠生活的存根簿。”

著名作家刘玉栋说力丽姐的散文是一种“动”的散文,在“动”中呈现心灵之美、生活之美和文字之美。报告文学名家逢春阶说,“感觉王力丽一直在飞、在跑、在跳、在走、在悟,如一团火。”

热爱行走,热爱写作,因而可以热爱世间的一切。行走是她丈量世界的标尺,写作是她倾诉心灵的密语,而她灵魂的触角,更延伸至世间万物,将所有美好与温情拥入怀中。



## 穿越时光隧道的古镇行走

□李晓

我到达古镇时,夜色已如蝙蝠的翅膀打开,悬崖峭壁的巨大山石因喀斯特地貌造就呈现出灰白色,在夕照中发出夺目的银光,缓缓流淌的乌江如翡翠一般。

乌江与阿蓬江交汇处的龚滩古镇已落地生根1700多年了。山石崩裂阻塞部分江水,铺开沉积为沙滩,古人便依山靠水在此地造房,形成了古镇最初的模样。古镇在沧海桑田中并没有长出白发,那些吊脚楼上攀爬的茂密藤蔓,是古镇生出的青葱发丝。

“古镇还在生长,它正年轻呐!”在古镇一家吊脚楼的民宿里,给我接风设宴的冉大哥喜悦地说。57岁的冉大哥是我结交多年的朋友,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在这些年中,我们都急不躁地等待着哪天见个面、喝一次酒,在他开办的民宿里枕着潺潺流水声睡一夜。如今,这个愿望实现了。

这家民宿的吊脚楼,房屋属于典型的半干栏式建筑,呈虎坐形。在房屋正中央上方,悬挂着一张画像,画像中的老

人面色凝重,颧骨高耸,眼睛里有着深重的忧郁。冉大哥说,这是他的曾祖父,当年是乌江上的纤夫。冉大哥从没见过曾祖父,但他在乌江边追溯着自己的生命上游。那年,冉大哥在当年外国摄影师拍摄的乌江纤夫影像画面里,看到一群赤裸着身子拉纤的纤夫,纤夫们拉着一艘载满盐巴、布匹、桐油的小木船在急流险滩中奋力前进。每到号子声起,纤夫们就本能地抚摸一下肩膀上的厚茧,那是岁月啃噬的痕迹。冉大哥一头扎入这些岁月急流中,打捞着纤夫们生活里的模糊底片。

对古镇的草木家当、民俗风情,冉大哥也如数家珍。在乌江傍晚的清凉江风中,他像老会计一样打开了古镇家底:古镇现存3公里的石板街、150余堵烟熏火燎的封火墙、200多个古朴幽静的四合院、50多座形态各异的吊脚楼,古镇传承的传统技艺有火龙、摆手舞、耍锣鼓……我在冉大哥的家宴上吃到了最地道的古镇菜肴:仁义花千骨、麻旺花椒鸭、土家糯米排骨、风味霸王兔、大刀烧白、绝味过水鱼、铁

板包浆豆腐、脆炸小虾……这些食物,都有着乌江天光山水的浸润,每吃上一口,古镇山水便如同进入内心,从此生长在血脉里。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?食物的哺育、精神的灌溉、山水的滋养,在默默无声中融入血脉里,成为人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。

晚饭过后,冉大哥陪我去古镇散步,行人中有古镇居民,也有各地游客。古镇的青石板街青幽如玉,串联起全镇,在夜晚灯光中发出琥珀一样的亮光。冉大哥告诉我,这些青石板里含铁,质地坚硬。叠加在这青石板上的脚印,与昼夜奔腾的乌江水,一同录制着古镇人生活的时光唱片。

古镇的保护与开发,历来是一道难题。古镇沉淀着老时光的包浆,也绽放着现代生活的新芽。古镇的戏楼、祠堂与咖啡馆、歌厅和美并存,酒坊、染铺、会馆与先生书屋、快递店、时尚衣物店和谐交融。古镇的旧时光仿佛在草木葳蕤中凝固,古镇的新生活节拍也在江水声中欢快向前,这是穿越时光隧道的轻快旅程,也是打通身心合一的美好通道。

## 腹有诗书景自华

□童如珍

去一处旅游,对景点的整体印象,除了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给人感官上的直接感受外,还有原先储备的主观认知,如古人游记、名人诗篇、流行歌曲等,有了它们的嵌入,让景色变得灵动、丰满,富含情感。

我常常有这样的体验,到一个陌生景点,乍一看,山水普通,并无特别。待闭上眼,从脑海里翻找出与此处关联的诗篇,再睁开眼,将先前构想的画面与现实关联,眼前的景物如同黑白素描上了色,瞬间绚丽夺目、大放异彩,意境也随之悠然高远。

去庐山旅游,盘山公路盘旋向上,透过车窗望外,山叠山、山连山,时而一团云雾袭来,眼前一片茫然。至山顶,豁然开朗,四周隆起、中

间平坦的盆地中,坐落着牯岭镇,整洁的街道,行人步履从容。置身于此,不由得想起苏轼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诗句。在三叠泉,仰望飞泻的瀑布,顿生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感慨。行至仙人洞,脑海中瞬间浮现出“天生一个仙人洞,无限风光在险峰”的浪漫诗篇。

到云南大理游崇圣寺,从大雄宝殿向后山去,登望海楼,坐下小憩。这里居高临下,览尽全景,蓝幽幽的洱海,水汽氤氲,波光潋滟;巍巍苍山,绵延起伏,峦黛峰青。阵阵凉风吹来,思绪翻滚,不禁遐想300多年前徐霞客游大理的情形。当年,徐霞客在好友何巢阿父子等人的陪同下,从三塔寺向南,游清碧溪,在感通寺用晚餐,几人席地而坐,饮酒攀谈,直到

深夜。接着几日,又遍游感通寺诸院及波罗岩,再折回三塔寺欣赏文物及大理石……有了这通遐想,再凝视身边的三塔,感觉它就是一位老人,见证了物是人非的变迁与岁月流年的沧桑。

登上五岳之巅,放眼远望,倏然激起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豪迈。驰骋在辽阔大草原,领略一番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景致,再来一场策马扬鞭的淋漓畅快。面对浩瀚大海,碧波荡漾,海鸥翩飞,悄然吟一声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。走进山林幽谷,寂寥空灵,手机里的《空山鸟语》二胡演奏曲,唤起林中群鸟啁啾,让我倾听到世间最动听的天籁。

心中的诗书音乐,赋予旅游丰富内涵,使我看到的风景更缤纷多彩。